

艾芜全集

艾芜全集 第06卷

小河村速写·短篇小说



成都时代出版社

艾芜全集

第六卷

· 小河村速写
· 短篇小说

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艾芜全集. 第6卷 / 艾芜著. — 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4. 5

ISBN 978-7-5411-3858-4

I. ①艾… II. ①艾… III. ①中国文学-当代文学-作品综合集②长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③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 ①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71051号



AIWUQUANJI

全集 06 小河村速写·短篇小说

XIAOHECUNSUOXIE·DUANPIANXIAOSHUO

策 划	叶 勇 胡 焰 林文询
编辑统筹	郭 健
责任编辑	贺 树 朱 兰 王 冉
责任校对	文 诺 汪 平
内文设计	史小燕 张 妮
封面设计	任 熙
责任印制	唐 茵 等

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
成都时代出版社
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

网 址 www.scwys.com
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

传 真 028-86259306

读者服务 028-86259310
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 165mm × 230mm 1/16

印 张 32

字 数 470千

版 次 2014年6月第一版

印 次 2014年6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858-4

定 价 115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目录

A I W U Q U A N J I

小河村速写……001

夜 归

新的家……259

夜 归……272

剪 刀……281

输 血……289

雨……302

春天的风……309

高原上……317

采油树下……346

灰 尘……356

衬 衣……365

车菊英……374

南行记新篇

- 南行杂感（代序）……387
- 边 城……390
- 大山下的目闹·纵戈……394
- 原始森林中……403
- 大青树下……412
- 两姊妹……422
- 归 来……434
- 柑子花香的时候……445
- 山村之夜……454
- 平静的湖水……462
- 红 尘……474
- 法师的圆寂……487
- 青 春……492
- 一个永葆青春的友人……499
- 《南行记新篇》后记……505

小河村速写



第一章

一边耸立高山，白云绕在山腰上，慢慢地移动，显出高山的苍黑。另一边则是浅山，一抹青色出现在远远的地方。中间是河谷平原，一条江缓缓地流过。江的两边点缀起竹树围绕的村庄。

韦俊高兴地说：“我真喜欢这个地方！”

同行的石玉，只顾和当地的生产队长高茂林讲话，了解生产的情形。他们是从公社出来，沿着长有绿树的大路，向近边的生产队走去。两边田野长着茂盛的农作物，水稻棉花玉麦，有着轻微的香气。

韦俊是走在后面的，忍不住向前走了几步，大声地向石玉说：“你有这个感觉没有？好像不久以前到过这个地方？”

石玉笑着说：“你喜欢这个地方就好。”说完之后，就又同高队长谈了起来，她关心的是农民的粮食够不够吃。

韦俊不再同石玉谈了，只是想：是不是看见过这样的风景画，也弄不清楚。头脑不再想，可是山啦，江啦，田野啦，村庄啦仍不断亲切地映入眼帘，引起很大的兴趣。

路两边长着绿树，形成阴凉的巷道。这也引起韦俊的注意，甚至觉得有些熟识，觉得曾经走过一样。到了生产队所在的村庄，有着玻璃窗子的人家，和人家屋前的菜地，都感到有点熟识。

高队长推着运行李的自行车，在村中小巷里走不多远，就进了一家园子。地上蔬菜，长得一片嫩绿。向日葵开着黄花，笑脸迎人。一架蛾眉豆，在密密的绿叶中，钻出许多紫色的花朵，像无数窥探的眼睛。韦俊正高兴地尽情欣赏，就听见高队长大声地说：“有人没有？来接下行李！”

一排四间屋的土砖房子，都装有明亮的玻璃窗子，正中的大门，应声出来一位妇女，约有五十多光景，矮小的身材，穿着蓝布衣衫，显得十分干净，一脸欢笑地说：“高队长，有同志来住吗？”望着两位女同志，不住地打量，两只眼睛很灵活。

高队长介绍道：“这两位是省里来的工作组同志，就住在你家。”又掉头向韦俊、石玉说：“这位鲁大婶，是个贫农。”

鲁大婶连忙说：“是啦，我们是贫农！”跟着又现出抱歉的脸色说，“我家脏得很，不好接待两位同志。”但她还是热忱地搬运行李。进了屋子，还说，“高队长，我真要提你的意见，屋里还没收拾，你该早通知一下。”

进门的屋子，正中的壁上，贴有天地君亲师神位的暗红纸张，下面横起靠壁一张长桌上，放了许多东西：香炉，玻璃罐子以及药瓶子。屋子的两侧，堆着好几个竹编的箩筐，看来是装的粮食。从这正中的屋子再转进右边的房间，就是让韦俊、石玉住的。早已放有两张床和一张桌子，显然这是经常接待客人的地方，四壁粉刷得雪白，只是屋里，堆有一些农具，显得杂乱。鲁大婶要把农具拿开，放在另一间屋子去，石玉连忙阻止了她，不要搬动。石玉和韦俊安排着床铺，从玻璃窗望出去，全是绿茵茵一片景色，感到高兴。韦俊拿出她的画笔和小本子，开始画她的速写。她首先画的，就是高茂林队长。她觉得应该把队长画得好一点，但那一半头发一半光头，总使她感到好笑。她想到高队长一路运行李，一路恭恭敬敬地同她们谈话，非常诚恳，而又极为热情，便尽力从这方面来画。因此，画了一张又一张，总想画出他精神上的优点。

石玉是在一个机关内搞理论工作的，她坐在床上，对着窗外，随便望望，看见一个人，约有四五十光景，手里提个口袋，正走到鲁大婶的屋子，停下足来，左右看看。就在这个时候，鲁大婶走出去了，同来人小声谈话，谈不到几句，来人放下口袋走了。那口袋不知装的什么，显然是沉重的。她并不怎样注意，但见鲁大婶送走客人之后，提着口袋回来却向工作组住的屋子注意地望了一下，显然有所警惕的神情，这不能不使石玉留心起来。她觉得鲁大婶为人机敏，是个不简单的人。

韦俊画得并不满意,便约石玉出去走走,想看看村庄田野的景色。石玉也不想闷坐在屋子里,只想找人谈话,了解村里的一些事情,她们一同走了出来。韦俊首先注意的,是这个地方的自然风景,带头走出了村子。石玉也不反对,因为村里人家还不熟识,不好随便进入别人的家。村庄是在比较高的斜坡上,村外种着绿色的苞谷,已经结实了,苞谷吐出了红须。不远处有一条长着柳树榆树的长堤,显着深绿的颜色,蜿蜒伸到远处。韦俊很快爬上了河堤,正高兴地喊:“哎呀,这里太好了!”接着又满脸通红地骂了一句:“真野蛮,游泳连裤子都不穿!”原来她看见了几个青年,正赤身裸体走上河那边的沙滩,在穿裤子。有一个走在后面的青年,发现堤上有个城里装束的妇女,一下惊呆了,不知怎么是好,只是在沙滩边上站着望过来。韦俊骂的就是他。韦俊赶快掉回头来,向上来的石玉挥下手说:“朝这里走罢!那里叫人恶心。”她们直朝下游走去。其实韦俊在美术学校,对着男性裸体的模特儿画过像的,用不着惊异,只是在学校以外,有着风俗习惯的套子,不能平静地接受。转过身以后,也就不以为意了。她一面在河堤上走,又有树荫遮蔽阳光,心情十分愉快。她望望远处的山,又望望四周的田野,看见苞谷地尽头,又有棉花田出现,点缀着无数的花头巾,显然是妇女在那里劳动。再望河那边是绿海似的水稻田,有着成群的男子在薅秧。韦俊忍不住神往地说:“这多么美丽啊!”

石玉已经看见棉花地里的花头巾了,现又注意看过去,一面兴奋地说:“我们去看看她们罢!”

她们两人朝棉花地走去。棉花长有两三尺高,在茂盛的绿叶中,露出嫩黄色的花朵。包着花头巾的妇女正在棉花丛中扯草。她们中有人发现了来的两位年轻女人,便站起来看。韦俊和石玉走去跟她们打招呼,一面就帮她们扯草。泥土翻动和野草扯断了的气味,在热烘烘的棉花枝叶里,特别浓烈,但也感到新鲜,并不刺鼻。她们虽然觉得热,也出汗了,可是心里乐滋滋的,很有兴味。韦俊看见她们望过来的笑脸,红黑,流汗,显得极其健康,有着说不出的美丽,是在城市妇女中见不到的,忍不住想画,但因笔和小本子,都未带来,只有尽量地纳入记忆的幕上。石玉一面扯草,一面跟挨近的人攀

谈。谈了一会，就问人家：“你们的妇女代表是谁？”

立即有人指着一个穿花衣的妇女说：“就是她。”那个妇女离得并不远，马上申明：“不是我。”她头上搭着红花头巾，瘦瘦的脸，红红的，显得有点不好意思，看年纪约有二十六七光景。她踌躇一下，才又指着稍远点一个妇女说：“她才是呐！”那个人戴着蓝花白头巾。别的人禁不住笑了起来。

韦俊觉得她们是在开玩笑，便不高兴地说：“我是工作组的，有事要同你们妇女代表谈谈。”

“啊，你们是工作组的！”有的人惊异地说，“我们还认成是哪家的客人哩！”

石玉觉得其中有些原因，并不像是有意要开玩笑，就笑着问那红花头巾：“你不是，为什么人家又说你是呢？”

“我也不晓得！”红花头巾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，“人家谁也没有选举我，我怎么是妇女代表呢？”

有的妇女有点嘲笑地说：“你不是常常去开会么？你不是向我们传达这，又传达那么？”

“那是高队长叫我干的，我有什么法子推呢？”红花头巾说了之后，就埋头扯草去了。

石玉紧跟着问身边的人：“那你们选举的妇女代表呢？”

“我们选举的就在那里。”回答的人指着那个蓝花白头巾，就是刚才红花头巾说的那个人。

“为什么你们刚才不说她是代表呢？”

“她不干了啊！”

“她自己辞职了？”

“谁知道。”

“你们不知道？”

“队上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大问的。”

石玉就朝蓝花白头巾那里走去，蹲在她旁边，仔细打量她。她穿着白短衣，蓝布裤子，赤着一双脚，头发剪短了，露在头巾下边。她的脸子丰满结

实，黑里透红，显得十分健康，又有力量。同时偶尔一笑，又极其妖艳。两只挽起袖子的粗壮手腕，只是忙着扯草，汗珠在脸庞上，慢慢地流动。石玉感到有点奇异，别个妇女在扯草，只要一挨近她，她就会对你笑一下，或者问答两句，这个蓝花白头巾，却是不理睬人，只是埋头阴笑一下。石玉扯一阵草，忍不住问：“人家选你做妇女代表，你为什么不干了？”

蓝花白头巾草扯得快，走到前面去了。她听见这么问，就回过头来，冷冷地回答：“没本事，干不了啊！”拿手背擦下脸上的汗，又回头扯草去了。

石玉看她说话的神色，显然很能干，不是说的真心话，觉得其中可能有些名堂。但又揣测一下，也许这个人脾气不好，对工作组都这样不和气，在队上当然容易闹意见，那是可想而知的。她还小声问下旁边另一妇女：“她家是什么成分？贫农吗？中农？”

那个妇女已有四十多了，头上戴顶草帽，很和气地回答：“说不上，我们只晓得她是个社员，会干活。”

石玉改口问：“她家解放前有地吗？”

“她不是我们村里人。只晓得她丈夫家穷得很。啥也没有，土改才分到地的。”

石玉听她这么说，心想嫁给很穷的丈夫，可能她娘家也是很穷的，便赶到蓝花头巾身边，又同她讲起来：“是你自己辞职的吗？”

蓝花头巾好一阵才说：“我为什么要辞职呢？”话里边，显然含有一点不平。

石玉觉得她的性格刚直爽快，就直率地问：“是队委会取消了你的职务？”

“没有！”她简洁地回答。

“我这就了解了。你又没有辞职，队委会又没有取消你的职务，为什么不是妇女代表呢？”

“人家不叫你开会，不让你管事，你怎么去做嘛？”她忍不住又笑一下。

“为什么不叫你开会，不叫你管事？”

“谁晓得？”

“你为什么不去问问？”

“哼？”蓝花头巾原是站起来讲的，这下又蹲下去了。石玉再问一下，她也没有回答，就问另外的话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我叫冯玉枝。”

“我晚上到你家谈谈。”

冯玉枝看了石玉一下，有点高兴地说：“请来坐嘛。”随即往前扯草去了。

韦俊这时走了过来，脸晒得通红，又在流汗，她一面拿手巾揩额头，一面小声向石玉说：“我打听到了，那边榆树村有个供销合作社，我们赶快去买顶草帽。太阳太大了。”

石玉同冯玉枝谈话的时候，不觉得怎样热，现在经韦俊一说，就感到前额晒得疼，便答应同她一道去买草帽。

石玉边走边把对冯玉枝的印象告诉韦俊，还说：“这个人就是脾气大，我看她跟队长一定有不小的矛盾。今晚上就想去找她谈谈。”

韦俊兴奋地说：“我跟你一道去，我就喜欢脾气大的人。”

石玉沉思地说：“我现在又在考虑这点。冯玉枝到底犯了什么错误，还没弄清。高队长这个人，我们也还没有摸透。他是雇农，没有问题，可是他的心胸窄不窄呢？”

“你是考虑第一天晚上不好去找冯玉枝，怕高队长不满意？”韦俊不等石玉回答，就表示她的不满，“这倒不用顾虑嘛，我们来搞调查的，就要听听相反的意见。”

“这当然不错。只是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，最终又要达到团结的目的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可以避免的障碍，就尽量避免，更不要制造障碍。”石玉审慎地说。

韦俊问：“你没有同她约过吗？”

“约过今晚去看她。”

“约过了，就走吧，还改变什么呢？”

石玉笑着责备自己说：“我这个人，就有这样的缺点，事后诸葛亮，当场很少考虑。”其实，她同冯玉枝谈话，一发现她跟队长是对立的，就觉得在那里可以找出一些问题。因为她认为搞工作，就是首先要看干部好不好。

有了这个认识,所以才决定去找她单独谈话,并不是毫无打算,随便决定的。现在只觉得自己考虑不周,能对事情作多方面的考虑,就更好些。比如,这对队长有什么影响,就该想到。

韦俊严肃地说:“我觉得你太过虑了,我们下来搞调查,就是来找问题的。还得让队长看看,咱们这两个女同志,并不是让谁牵着鼻子走的。”

这个时候,鲁大婶迎面走来了,手上挎个竹篮子。她很亲热地跟她们两人打招呼,一面又高兴地说:“刚好买到点菜,差一点就买不到了,买不到,多叫人难受啊。第一天就让你们没吃的,怎么行?”

“哎呀,这样破费你老人家哪!以后切莫要买什么菜。”韦俊也很高兴,她并不喜欢吃什么,却很满意鲁大婶的热情。接着她就问:“鲁大婶,我问问你,你们的妇女代表冯玉枝为什么不当妇女代表?”

“这个吗?”鲁大婶想一想说,“我就不晓得了,好像她还是妇女代表嘛。”接着又笑了,“我这个人么,没出息,就只晓得干活,啥事情都不晓得,也不爱问。”

韦俊有点失望,但还是再问一句:“你看冯玉枝为人怎么样?”

“哎呀,这里晒太阳了。”鲁大婶拉韦俊一把又拉石玉一把,“快到树子底下。我这个人真不好,自己戴起草帽子,只管说下去,不管别人。”接着又灵敏地闪下眼睛,“提到冯玉枝为人么,那没什么说的。就是会说话嘛,两三个人的嘴巴,都说不赢她的。你们晓得的,话讲多了,总有三言两语伤到人。伤到人就搞不好团结。这是我听人家说的,到底有哪些不团结,我也说不上。以后,你们跟高队长谈谈,他就一清二白。”

同鲁大婶分手后,韦俊就向石玉说:“这个老太婆,人倒好,就是有点糊里糊涂的。”

石玉很想把刚才在她家看到鲁大婶和一个中年人的可疑情形讲出来,但又觉得不妥。自己只是怀疑,也可能自己过分敏感,这不可以影响到韦俊身上,她知道韦俊是藏不住话的。她原来不打算向鲁大婶了解冯玉枝,即使要了解,也应该在同鲁大婶闲谈的时候。料不到韦俊一遇见鲁大婶就问了起来,可是她并不认为鲁大婶糊涂,只觉得她很圆滑,事事不得罪人的样子。

而且听她的谈话也有所得，就是冯玉枝并没有政治上的错误。于是她决定今晚去看冯玉枝。

石玉和韦俊回到住处，要吃晚饭的时候，鲁雪梅回来了。她穿条黑色长裤，白色短衣，一条花围巾扎在头上。脸子白里透红，眼睛格外秀丽，很吸引人，使人感到亲切，想同她接近。同工作组同志打了招呼，她就表示欢迎，话虽不多，却说得很得体，显得有些文化。石玉一知道她曾在城里的工厂做过团的工作，工厂下马回来的，见解和一般农民不同，就更想多同她谈话，要从一个工人眼中看出农村到底有哪些问题。

看见鲁雪梅，韦俊十分惊异，觉得早在哪里见过。随即想起一本画册，画了几十张画，都是画的一个人，有正面，有侧面，有捧书攻读的勤奋形象，有割麦打谷的紧张姿势，有称心如意的微笑，有忍俊不禁的欢悦。这本画册是石洁画的。石洁是石玉的哥哥，是韦俊的爱人。韦俊看见石洁的画册，竟然将一个少女画了这么多，而且显示出各种各样的美丽，不禁生发了疑虑，有了不安，韦俊问石洁：“这个姑娘在哪里？你怎么认识的？你觉得她是世间最美丽的吗？”

石洁严肃地说：“她的确美丽出众。叫人忍不住要描写她。我们是艺术家，专门寻找美、描写美，把刹那间的美永远保存下来。”

韦俊觉得石洁也画过她，但也只画了两三幅而已，自然想到她不如这位农村姑娘美丽，心里有说不出的抑郁。他石洁是否倾心于这个农村丫头，一定要弄个明白。她没有说下去，她想说“你的姐已”，觉得重了一点，便改说：“你的西施住在哪个地方？”

石洁觉得韦俊有点开玩笑，便笑着回答：“我们这个民族，美人很多，只要肯到农村，就会遇见许多。”

韦俊敛着笑容，认真地说：“你把一个人画了那么多张，我总觉得有点不平常。我倒想有机会认识认识。你能告诉我，她住在哪个地方吗？”随后又补充说，“你要知道我也是学画的。让我也去画几张像。”

石洁笑着说：“我上过许多山，下过许多乡，遇见过许多人，要我全记得可不容易。”这也是事实。

韦俊觉得不深问下去比较好些,才结婚不久,就有一场斗嘴,是不大好的。但一翻到这册速写本子,总是要生发疑问。他心中还有更美好的人吗?如今发现了他画的那么多肖像,原来是鲁雪梅,有着高兴,又颇不安。高兴是谜底揭穿了。随又不安,以至难受,因为鲁雪梅劳动之后,满脸红光,美丽异常,谁看了都会引起欢悦。会画肖像画的更要好好画她几张,或者几十张。她不安地想:这会出乱子的。吃了饭,见了鲁雪梅便忍不住问:“你们这里来过画家吗?”

鲁雪梅立即摇头说:“画家?什么画家?根本没有来过。”话说得很坚决,但却有点激动。她立即走开了,显然不愿继续讲下去。韦俊却越发起疑心。再细细回忆一下,那本速写本子,最使人难忘的,就是那双美丽的眼睛,洋溢着强烈的喜悦,使人联想起繁花盛开的春天。可是从今天的鲁雪梅来看,或者说,实实在在的鲁雪梅,眼睛有着冰冷的光芒,令人畏惧。可是她的脸形以及肤色,都是艳丽的,再加以浓黑的头发和细长的秀眉,更显出少女特有的魅力,任何画家都会忍不住要画她的。何况石洁这个人,可以说是一个狂热的画家,为了追求美的人、美的风景,可以不远千里地追去。他把一个人的相貌姿势,画了几十幅,正是他狂热的表现。韦俊想到这里,感到不安,她越想弄清楚这一令人不安的问题,而鲁雪梅越是有意躲避她,只要两个人可能在一起,便设法躲开。

韦俊决定去找高队长。

高队长毫不迟疑地回答:“以前画家来过,不止一个。那时候,我们想培养一些农民画家。到省城开画展。到后来被扣上一顶大帽子——反革命。”

韦俊明白了这一点,想到鲁雪梅回答得那么冷淡,毫无热情,便进一步追问:“大家业余学画,看来是有组织的。是党在领导,还是团在领导?”

高队长高兴地说:“名义上党团都在领导,实际上,是鲁雪梅在挑这个担子。”

韦俊立即问:“鲁雪梅她学画没有?”

高队长回答道:“就是她闹着要学画呀。她看报,说是有农民画家开画展,她才怂恿我啊。首先他们在工厂搞业余绘画组,又到农村搞一套。”

韦俊注意地问：“有没有一个姓石的画家？”

“怎么没有？他还是个带头人。大家喊他石组长。他人很好，肯教又很和气。他也喜欢画，日夜不停地画。”高队长很有兴味地回答，显然对姓石的画家很有好感。

韦俊仔细地问：“那个姓石的画家，是不是给每个人都画过像？”

高队长摇摇头说：“没有。他们画得最多的是妇女和小孩，老年人只选几个。”

韦俊连忙问：“他们给妇女代表团支书画过没有？”

高队长点头地说：“画总画过。”

韦俊望着高队长侦察似的问：“画得多不多？”

高队长摇下头说：“这就不清楚。画，他们都带走了。”

韦俊暂时不问了，只是不安地想：“这件事情得回去问他了。”她这么一想，便想回省城去。可是自己担负有任务的，哪能随便走开。再则，石洁也不会在家，他已经外出画画去了，何苦回去扑个空，只能问在心头。她心里藏不住问题，心事重重。石玉注意到韦俊心事重重的样子，忍不住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韦俊便忍不住全讲出来。石玉忍不住笑了，还笑着说：“你还不知道，他学画下过苦功夫，为了把画画得真实，曾几十张地画啊！”

韦俊这下好过些了，她也自己领悟地想：“我自己不也是为了画好一个静物，画了不少的画纸？自己怎么一下子糊涂了？”这个时候，她又对鲁雪梅产生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以前的画像，即石洁画的几十张有关鲁雪梅的速写，一双一双的眼睛，那么生动，那么欢悦，使人注意，叫人难忘。为什么现在没有了，只是使人感到生冷严肃？她从这一天起，开始注意鲁雪梅了。但这只是从画家的立场，观察一个人的精神变化。

她们谈到这里，鲁大婶和鲁雪梅送饭菜进来，放在靠窗子的条桌上，请她们吃饭。饭是玉米煎饼和玉米粥，菜是四季豆，还有油酥花生。鲁大婶抱歉地说：“我菜炒得不好，不合口味。”

石玉喜欢玉米粥和油酥花生。连忙说“菜炒得好”，要鲁家两母女一道吃饭，鲁大婶、鲁雪梅都谢辞了，说还有别的事情，不肯一道吃。